

母爱回响:从养育到反哺的深情之旅

母亲,是孩子人生路上的第一盏明灯;孩子,是母亲晚年最温暖的依靠。“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的承诺默默在母亲和孩子之间不断上演,让我们感受到人间亲情的伟大和无私。在2025年母亲节到来之际,《文萃报》以此版向全天下的母亲表达敬意,祝福母亲们节日快乐!



潘然(化名)第一次看到诊断书印着的“智力发育障碍”时,内心五味杂陈,难过之余又有些释怀,悬着的心似乎落了地,可哽咽得说不出话。一年前,为陪3岁智力障碍的儿子贝贝康复,潘然从山东省微山县来到山东济宁市。

智力障碍孩子的母亲:“不敢生病,也不敢倒下”

起初她表面接受现实,内心却害怕他人异样眼光。

贝贝一岁多时潘然就觉其异常,两岁半差距明显,语言能力无进步。未确诊前,她自行干预,鼓励社交、引导说话,但无好转。2024年10月,贝贝进入康复中心训练,潘然生活有了节奏。因丈夫外地打工,康复重担全在她一人身上。

母子俩每日往返于康复中心和家,训练之处,潘然不

敢生病、休息。年初大病一场,颈椎病复发,住院7天便坚持出院,次日就带贝贝上课。在专业指导下,贝贝每天六节课,潘然不敢懈怠。贝贝康复进步显著,主动发声、表达情绪,学会儿歌,潘然欣喜万分。

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贝贝每天有六节课,潘然一日都不敢懈怠。康复第一个月,贝贝主动开口发声,潘然激动落泪;不久后,贝贝在感统课上

表达情绪;他还在音乐课上学会儿歌。这些进步让潘然欣喜万分。

随着康复治疗推进,贝贝进步很大,能独自上课,认知理解、精细动作、社会交往等能力都提升不少,最近还愿意专注听父母聊天。潘然为贝贝付出了无尽的心血,从最初的害怕、愧疚,到全力以赴陪伴孩子康复,用爱和坚持为孩子撑起了一片希望的天空。

带农村妈妈去旅游

王月53岁的妈妈,一辈子在老家种菜,没旅游过。今年3月,王月带妈妈开启首次旅行。出发前,妈妈特意烫头,还像学生般“发誓”旅行中不说消极话。她们从南京出发,妈妈第一次坐高铁,像当年王月第一次上大学般低头走路。王月教妈妈看车次,找站台等。妈妈发现高铁平稳快速,感慨若坐高铁可去任何地方。过去,她和丈夫去上海买菜,坐大巴历经5小时,路途颠簸还常晕车。

到了酒店,妈妈也是第一次住,每天整理好房间。在无锡,妈妈融入当地生活,傍晚在公园和陌生人一

起跳舞,还和当地人加上微信。王月发现妈妈比自己想象中更擅长与人打交道。22岁的么么春节前带妈妈去北京旅游。妈妈选择北京,是因看到小姨去过。妈妈旅行中细致参观景点,如逛天坛从中午到下午5点,看天安门夜景时对比100元现金与城楼画像。妈妈还喜欢仪式感活动,看升旗时挥舞小旗子。妈妈第一次化妆、穿旗装、盘旗头,虽被爸爸说“画得跟鬼一样”,但没当回事。妈妈是《甄嬛传》“十级学者”,在故宫按眼熟官殿逛。

对农村妈妈而言,出游困难,钱并非主要阻碍。李

大米妈妈因农村规矩和担心家里,在海南旅行中多次想回家。李大米劝妈妈要为自己活。农村妈妈们一生多为他人,身体状况也常成放松负担。王月父母出车祸后,她照顾8个月,今年初带妈妈复查恢复良好,便带妈妈去无锡。林安妈妈因腿脚不便,心疼钱,对旅游犹豫,在女儿承诺下才出门。

旅行中,妈妈们初时紧张,后逐渐放松。林安的妈妈在洱海提出买面包喂海鸥,忘却节俭。王月的妈妈从被动到主动,在太湖边拍抖音,还学会说“不”。旅程让妈妈们学到生活技能,对生活有了更多向往。

单亲妈妈照顾邻居,被老人夸赞像亲女儿

清晨6时许天刚亮,姜晓林便起床为熟睡的孩子备早餐,送学后骑电动车穿梭于湖北省大冶市灵乡镇街巷,开启“邻里助”服务。谁能想到,这位被视作“女儿”的温暖使者,一年前还是深陷困境的单亲妈妈。家庭变故后她独自抚养两子,回忆过往,她眼眶泛红:“压力巨大,不知未来在哪。”她无法全职,靠打零工维持生计,身心俱疲。当地民政局推荐她参加“邻里助”项目,该项目筛选困难人员培

训获证后服务特殊对象,实现“以困帮困”。姜晓林虽心存疑虑,仍决定尝试,上岗后负责照料独居老人。70多岁的冯婆婆是她的首个服务对象,因白内障手术未愈视力模糊。初次上门,冯婆婆误以为她是骗子,不肯接受服务。姜晓林多次贴心服务、耐心讲解政策,婆婆才放下戒心。朱婆婆也是她的服务对象,姜晓林第一次上门,就接过老人手中的扫把,让她休息,还主动帮忙洗衣服、陪她聊天,让老人感受到久违的陪伴。胡婆婆女儿远嫁,独居多年,内心孤寂,姜晓林来了后,成了她可以倾诉心事的人,老人心情大好。

随着服务对象增多,姜晓林制定了详细时间表,轮流上门服务。她不仅承担家务,还为老人洗头、剪指甲,逢年过节自掏腰包买礼物。她手机24小时开机,随叫随到。一次路过张爹



爹家,发现异常,虽非服务日,仍不停联系,得知老人发烧,立刻带他看病。

姜晓林说,老人们最希望有人陪她们说话,这份工作改变了她,也改善了服务对象的生活。每次服务完,老人都依依不舍,这让她心里暖暖的。曾经,姜晓林担心无力抚养孩子,如今这份工作让她重燃希望。她这份工作给了她新生,她希望能一直做下去。

“妈妈”“妈咪”……4月30日,浙江丽水市万地爱心儿童福利院院长楼雅佳刚踏进院门,孩子们就从四面八方跑过来团团抱住她,稚嫩的童声中,掩不住

的想念与依赖。两天前,楼雅佳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在北京接受表彰。她扎根特殊教育事业26年,用爱与耐心陪伴500多个孤儿儿童快乐成长。20岁出头刚到福利院工作时,看着因身体残疾或重病被遗弃的孩子,她心疼又无措,教育沟通困难让她打起退堂鼓。但孩子们一句句“妈妈不要走”,让她不舍,最终选择留下。

楼雅佳一有空就帮孩子们泡奶、换尿布、洗澡,陪他们唱歌、画画、玩游戏。她还进修心理学课程,学习有效沟通。但她不满足于此,思考着如何为孤困儿童多做贡献。2015年,她主动承接省“添翼计划”项目试点,为7岁至18岁残疾儿童提供免费康复训练。7岁的小杰因家庭贫困无法治疗双脚严重内翻,楼雅佳协助其手术,术后在福利院康复,助其到普校学习。至今,“添翼计划”康复班已开展30期,惠及1131人次儿童。

年近半百的楼雅佳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孤儿大学生,小军就是其中之一。刚来福利院时,小军十分顽皮,常在学校闯祸。楼雅佳发现他对画画有兴趣,就带他和其他喜欢画画的孩子绘制福利院墙体画。渐渐地,小军变得专注沉稳,凭借画画特长考上丽水第二高级中学的美术班。大学毕业后,他在成都工作、成家,去年还带孩子回丽水看望楼雅佳。

楼雅佳以张桂梅校长为榜样,表示“择一事,终一生”,等头发花白,就让孩子们叫她奶奶、外婆,“一辈子做他们的家人”。

(本版稿件综合《人民日报》、人民网、浙江在线等)

五百多个特殊孩子的「好妈妈」

“云上”读者一年“增加一个亿”

4月23日,在山西太原举办的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上,最新发布《2024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数字阅读市场总体营收规模为661.41亿元,用户规模已达6.7亿。

用户破壁:向中老年群体渗透

2024年,数字阅读用户规模实现“增加一个亿”的目标,增长率为17.52%,增长量和增长率均创下近年来新高,数字阅读已经成为全民阅读的重要引擎。

每日上午7时,退休职工刘青准时打开读书软件,点击AI语音朗读,以1.25倍速连续播历史传记;晚间则通过电视投屏功能,观看饮食养生类图文内容。“银发群体对数字阅读的需求显著提升。无须长时间注视屏幕的有声阅读,以其便捷

性和健康性,正成为中老年用户的首选方式。”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马艳霞说。

报告显示,26岁至35岁的数字阅读用户仍然是主力,26岁及以上的用户占比已接近六成。“数字阅读正在由以年轻人为主的结构,向更加成熟的年龄层渗透。”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第一副理事长张毅君说,中老年群体已经拥有了较为丰富的生活阅历,更加注重精神文化需求,更希望通过阅读来丰富自己的内涵。

技术赋能:智能交互重塑阅读形态

在00后阅读爱好者张诗芸看来,数字阅读为知识获取和社交生活带来了重要改变。“看到书中晦涩难懂的内容时,无须独自冥思苦想,点

开书友的精彩评论和解读即可。实时热评图谱和AI观点聚类,让深度阅读转化为知识众创。”张诗芸说。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理事长孙寿山说,AI技术应用给包括数字阅读行业在内的中国数字出版业提供了更大发展空间。“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的发展趋势越发显著,数字阅读也正在向多模态、多终端、多场景方向快速演进。”

内容多元:文学作品稳居读者首选

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数字阅读作品总量为6300余万部,同比增长6.31%。

如此庞大的阅读数据让人不禁好奇,读者们更愿意“一键收藏”什么样的书籍?

我国最早的主持人

婚礼、葬礼和其他社交聚会。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种戏曲形式——参军戏。据《太平御览》记载,当时有个叫周延的人曾经担任过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开国皇帝石勒的参军(类似于参谋的一种军职),后因贪赃枉法而被下狱。人们纷纷在戏中评说周延,后来就演化出由人来扮演周延的参军戏。参军戏以滑稽搞笑为主,后来,参军戏逐渐演变为一种集说、学、逗、唱于一体的综合性表演艺术。由于参军戏演员语言风趣幽默,嘴皮子利落,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早期舞台上的主持人。

宋代时,戏曲表演艺术十分繁荣,一种更加规范、专业且贴合现代主持人概念的角色——“竹竿子”出现了。竹

竿子通常由参军戏的演员即“参军色”担任,他们不仅承担着报幕、引导、指挥等职能,还在演出中成为连接节目与观众的重要桥梁。

为什么宋代的主持人被称作“竹竿子”?这是因为当时参军戏演员除了在节目开始前念诵致辞、介绍节目内容外,通常还会手持竹竿拂尘,也就是人们俗称的竹竿子出现。演员通过甩动手中的竹竿子完成一种舞台表达——竹竿子向内甩为“勾”,即召唤演员上台;向外甩为“放”,意指让演员退场。如此一来,演员的上下场井然有序,观众也更方便理解舞台节目设置情况。

(摘自《北京日报》路娟、徐子琪/文)

为什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不是“三五一十五”

生活中,我们非常想做一些没有把握的事情时,会说“不管三七二十一”。那么,为什么不用“三五一十五”或者“三八二十四”呢?这跟一个战国故事有关。

战国时代,秦国实力强大,其他六国正犹豫不决,不知是要联合起来抗秦还是应该屈从秦国。当时,著名的纵横家苏秦主张合纵抗秦。一天,他来到齐国都城临淄,想说服齐宣王抗秦。齐宣王便跟他谈齐国

兵力不足。苏秦听了说:“仅仅都城临淄就有七万户人家,如果每户按三个男子服役,就是三七二十一万雄兵了……”

苏秦的这种算法当然不现实,因为临淄城不可能每户都出三个男子当兵,毕竟每户人家情况都不同,有的家庭女多男少,有的家庭只有老弱病残,怎么可能立即凑齐二十一万雄兵呢?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苏秦不切实际,真的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其实,在中国古代,三七相乘之积,并不是一个吉利数字。在许多占卜家和阴阳家看来,“三七”是会带来厄运的。比如,《汉书》里记载,路温舒的祖父曾说汉朝的“厄运”在“三七”之间,意思是西汉王朝大概“三七”二百一十年就会衰亡。结果还真预计得“八九不离十”,因此,“三七”往往跟一国的气运将尽紧密联系,这当然不是一个好词。(摘自《多彩汉语》蒋方仪/文 中华书局)

冰心演剧救灾

1920年,数百年未有的大旱降临到了北方五省,把无数灾民推进饥饿和死亡的深渊。燕京大学的学生得知后,马上行动起来募捐。当年10月上旬,燕京大学女校青年会理事部决定,和男校青年会携手同行,组织一个文艺募捐会,演剧救灾。我(本文作者吴青)的母亲冰心(著名作家)被选为女校新剧委办主任。

女校新剧委办决定演比利时代剧家莫里斯·梅特林克创作的戏剧《青鸟》。母亲立即将该剧译成汉语。她请人演主角,自己则担任一个小角色,花了许多时间排练,当年11月27日在北京米市大街青年会公演。演出非常成功,得到新闻媒体广泛传播,首场演出为灾民募集了1200多元,在当年是一笔大钱。

燕大女校的学生还创办了“半日学校”,招收失学的贫民子弟,由母亲担任国文课老师。接着,燕大女校又准备创办一所“注音字母学校”,招收成年不识字的妇女,母亲又被派当校长。注音字母学校的授课效果很好,1920年毕业的一班学生,后来大都成了北方各注音字母学校的老师。

母亲看到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了丰硕成果,由衷地感到高兴和快乐。

(摘自《老年生活报》5.4 吴青/文)